左傳札記

左傳札記卷第六

元和錢綺學

石經札下

襄公

三年傳乃盟于𨙸外岳本于作於

四年傳四鄰震動原刻如此後改震作振各本作振

按震動是恐懼意當依石本

敗我狐駘原刻如此我下磨增於字各本亦皆有校勘記云敗我於狐四字重刻蓋初刻脫我字綺按我字原刻尚可辨所脫乃於字省去於字史文往

往如此當依原刻

六年傳遷于郳原刻如此磨改遷下增萊字各本亦皆有杜注云遷萊子于郳國正因傳無萊字故注以明之釋文亦標遷于郳云本或作遷萊于郳萊衍字據此當依原刻

七年傳今旣耕而後卜郊各本皆無後字校勘記以爲衍文是也

公族穆子有癈疾各本癈多誤廢說文癈固病也與與廢字有別

委蛇委蛇初刻作委委虵虵後改刊按古人重文不

論連隔多作兩點如石鼓文君子員邋員邋員斿作君子員〓邋〓〓員斿則初刻雖依古作委委蛇蛇仍當讀作委蛇委蛇也

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初刻于作於後改

八年傳童子言焉子下旁注何字

亦不使一个行李各本个作介釋文作个音古賀反

按說文無个字然昭二十八年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禮大學若有一个臣石經版本皆作个則篆雖無个隸自有之當依石本

九年傳陳畚挶原刻如此後改挶作梮各本皆作挶

據正義字當從手改刻非也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原刻如此後改令作命各本皆作令校勘記云正義引傳文並作命是孔氏所據本作命也綺按明刻本正義令命二字錯出惟惠定宇校宋本一律作命

穆姜薨于東宮岳本于作於

遇艮之八䷳第五爻誤畫作陽爻

十年傳塹則又懸之初刻作隊後加土

爾車非禮也車下旁注多字惠氏補注云案注當有多字綺按注云言爾車猶多過制是杜意言其不

合制度不但言數之多安見當有多字

十一年傳毋薀年初刻薀作蘊後改按左傳凡薀字皆不作蘊改刻是也

名山名川初刻作大川後改按四句句法一律改刻是也

十二年傳師于揚梁各本揚作楊十六年傳以報宋揚梁之役各本皆作揚石經初刻楊後改揚與此覤一例

十三年傳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下軍原刻如此磨改從下增於字故此行十一字各本有於字

小人展力以事其上原刻如此後改展作農各本亦皆作農按展力謂展布其力觀下句是以上下存禮及杜注君子在位者則小人內所包者廣不獨指農且與伐其技以馮君子句反對若但指農不當云伐其技當依原刻

則增脩德而改卜德上旁注其字

十四年傳狐貍所居各本貍作貍非下驅其狐貍同當依石本

使子行於孫子子行二字改刊此行僅九字日本七經考文云足利本後人記云子行下異本有請字

則石本刊去之字或是請字
射而禮乎原刻如此磨改而作爲各本皆作爲釋文
亦出射爲云或一讀射而禮乎按上文云射爲背
師不射爲戮則射與不射方在兩難此句不應突
云射爲禮杜注云禮射不求中以禮射二字爲解
則杜本作而字可知大射禮曰禮射不主皮下文
射兩軥而還不求傷人亦禮射不主皮之意葢射
而禮者寓私情於公義不廢命亦不背師而字正
從射不射之閒斟酌而出其作爲者因上二句皆
射爲二字連文順筆誤書耳當依原刻

以爲師保初刻誤作保師後刊正

余狐裘而羔袖余下旁注猶字

敬之如明神原刻如此磨改作神明各本皆同改刻

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岳本於作于

十七年傳親執朴原刻如此磨改作扑各本皆同改刻

十八年傳首墜於前墜版本皆作隊

范鞅門于揚門初刻揚字從木後改

楚師多凍石經凍誤涷涷暴雨也別是一字

十九年傳亡之道也之下又旁注之字

二子孔亦相親也各本二作士按上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兩人並字子孔故云二子孔二十七年印段公孫段稱二子石昭三年士匄韓起稱二宣子正與此同例且既云相親不得但舉一人二十六年杜注云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可見杜本作二當依石本

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徒下旁注子字

二十年傳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上旁注吾字

若不能猶有鬼神能下旁注掩字

二十一年傳美而不使使下旁注視寢二字

不仁人問之不上旁注而字

欒盈奔楚過於周奔上旁注出字宋石經及各版本皆作欒盈過於周校勘記云周禮侯人正義引作欒盈出奔楚過周此出字似非後人所加綺按校勘記非也他書引傳容有增損不必盡合本書周禮正義略去前文不得不補出奔楚二字若傳文則前既有欒盈出奔楚句此處何須贅述唐碑旁注出字固屬妄加卽原刻奔楚二字亦係衍文石本未必是版本未必非此等是也

周西鄙掠之鄙下旁注人字

二十三年經夏邾卑我來奔宋石經同版本卑皆作
畀釋文亦出畀我音必利反公羊經作鼻我鼻畀
同音楚季芈亦名畀我獨卑字無證恐石本之誤
子無解矣校勘記引慶元本同釋文亦出無解各本
皆作懈解古懈字當依石本
藉除於臧氏初刻藉作籍後改
二十五年傳困于石據于蒺梨下句同宋石經梨字
下半從木尚可辨各本作藜從釋文
姜入于室初刻姜下有氏字磨改去之
所不與崔慶者者下衍有如上帝四字宋石經及各

本俱無釋文云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
人妄加按陸氏所見本衍文與石經各異則唐時
妄加之本亦有二也
出弁中原刻無中字後出格增
至于莊宣岳本于作於
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宋石經同版本或作徒卒按
注云步卒則傳文不作卒字當依石本
曰烏呼各本呼作乎按釋文不出音自當作呼
詩所謂我躬不說初刻說作閱後改
二十六年傳專祿以周旋原刻旋作還後改

降殺以兩宋石經同各本降作隆校勘記云漢書韋元成傳引此作降殺綺按昭六年注亦作降殺宋書樂志隋書禮儀志皆有降殺以兩之語玩本文自上以下則此句自應作降當依石本

寺人惠廧伊戾原刻如此磨改廧作牆各本亦作牆當依原刻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初刻左誤佐覆勘改正

五舉娶於王子牟原刻如此後於五字加人旁上文楚伍參其子伍舉俱缺泐不可辨以後凡伍舉伍奢伍尚伍員皆初刻五磨改伍宣十二年伍參係朱梁刻不數漢

書古今人表五參五子胥亦無人旁李富孫云廣韻於五字言姓舉五奢五尙於伍字則不言姓知古只作五當依原刻

今又有甚於此此下旁注者字

涉于樂氏岳本于作於

二十七年傳向戌如陳初刻向上有宋字磨改去之宋石經及各本俱有宋字竹汀云上文已書宋向戌不當更言宋當依改刻

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宋石經及各本同岳本此與宋致死四字校勘記引沈彤云此疑因疏文誤

增古本無之綺按此四字唐宋石經俱有岳本特
偶脫葢夫能致死但指宋與宋致死則兼晉故下
云雖倍楚可也沈說實非
我其收之初刻收誤牧後改正
曰棠无咎宋石經同各本无作無非以下无咎俱仿
此
晉侯享之初刻享作饗後改
二十八年傳舍不爲壇原刻如此各本同磨改舍不
二字作草舍不三字
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前行一字丗

次行舍字起兩行俱十一字疑初刻脫乙亥二字
以狙壺投殺人而後死初刻人誤之後刊正
羣臣爲君故也原刻脫也字旁注補正
人必瘁瘁作悴此石本之誤
穆子弗說宋石經及各本皆作不說按釋文出弗說
當依唐本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叔孫二字石本誤倒
武王有亂十人宋石經岳本同各本亂下有臣字唐
碑此行僅九字疑書丹時亦衍臣字石經於昭二
十四年傳及書泰誓論語泰伯篇俱旁注臣字惠

氏補注云今本臣字皆後人據晉時所出古文泰
誓以益之綺按惠說非也若晚出古文本有臣字
不應石經泰誓亦脫寫據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
臣十人非釋文於書左傳不言而獨於論語正之
則淺人贖加實始於論語故左傳正義但云我有
治理政事者十人梁皇侃論語義疏亦云其理天
下者有十人並不言臣至邢昺疏則云我有治官
之臣十人邢所據即妄加本今本書孔傳治理之
臣雖少臣當是人之誤石經三處皆添注臣字而
此處獨刊去臣字則昭傳及書論語皆當依此處

石本
鄭人弗討宋石經及各版本皆作不討雖無左證當依唐本
二十九年傳璽書追而予之各本予作與當依石本
欲之而言叛初刻脫叛字覆勘增正
公與公冶冕服辭固強之而後受各本辭固二字互倒按儀禮凡初辭但言敢辭再辭則言敢固辭晉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句法正與此同石經以辭字絕句固強之連讀文義極順所貴乎石本者爲其出自唐人足正宋以後

版本之誤也校勘記但言石經固觧二字誤倒而不悟版本之誤殊非當依石本

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初刻高上有齊字後刊去各本皆有竹汀云傳於列國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大叔文子高子容巳見經文故不書國游吉經未書故稱鄭大叔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左傳不可增損一字當依改刻

家臣展瑕展王父宋石經岳本同各本王作玉按若作玉則父當音甫今釋文不出音知陸本亦作王父

霍揚韓魏初刻作楊改從扌
何其憂思之遠也思字旁注各本皆作何憂之遠也
按注云憂深思遠正義述經亦有其字思字此處
旁注尚有據當依石本
處而不底底作底非宋石經同
不然亡矣原刻如此磨改亡上增將字各本亦皆有
三十年經宋災故故下增刻也字
傳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此行僅九字初刻子下
當有圍字
單公子愆旗宋石經同版本旗作期

烏呼必有此夫宋石經同版本呼作乎釋文出烏呼

云本或作烏乎

不殺必爲害各本皆無爲字

或叫于宋大廟叫作叫此石本之誤

駟帶追之駟作四此石本之誤

殺大司馬薳掩各本薳作蔿

爲宋災故尤之也各本皆無爲字石本誤衍

大人之忠儉者原刻如此䃺改人作夫各本皆作大

人杜注云謂卿大夫則杜本自作大人校勘記誤

以初刻爲改刻

三十一年傳從而取之原刻如此磨改作而從各本
皆同改刻
非適嗣初刻適作嫡覆勘改正
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初刻三衰字並作褒覆勘改正
各本皆同改刻
而天癘不戒岳本同各本皆作夭癘按注云癘猶災
也言水潦無時杜以水潦言則本文當作天癘哀
元年天有菑癘正與此同意昭元年正義寒暑不
時則民多癘疾癘疾天氣爲之亦是一證當依石
本

夫人夕退而游焉原刻如此磨改夕上增朝字各本亦皆有挼游鄉校者皆鄉之士庶旦晝各務其職業至夕則一日之事畢故言夕退若朝則不可云退也石經朝字乃淺人妄加各本皆承其繆當依原刻

朋友攸攝初刻友誤有覆勘改正

昭公

元年傳是蕉是蓑原刻如此磨改蕉作穮各本同

出不逃難初刻出不二字互倒覆勘改正

趙孟曰天乎各本俱作天乎漢書五行志引作天虖

曉徵宫詹曰夭與亡相對謂國旣不亡君當夭折
也綺按正義云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夭尤
爲夭字明證下文有焉句是言尙有數年不至卽
夭也如此方與鮮不五稔句貫孜傳秦景公實以
昭五年卒與后子之言亦相應當依石本
爲五陳以相離各本皆如此五石經作伍當涉上下
文伍字而誤
召公子去疾於齊岳本於作于
二年傳子尾見彊見下旁注子字
三年傳少齊有寵而死宋石經同各本作少姜按前

年傳晉侯謂之少齊故子大叔從而稱之當依石本

將奉質幣初刻質作贄後改

弗加於海初刻加誤如後刊正

而三老凍餒凍作湅此石本之誤

幸而得死初刻死作免後刊正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各本亦皆如此今人誤讀作其利溥哉時文及類書中引用亦皆作溥而石經及版刻十餘種皆明明是博字獨汲古閣毛刻集解本作溥則孰中誤讀自明代已然左不育而讀左

者皆盲實是異事

乃舍之二子曰子上旁注宣字此行僅九字疑書丹

時亦有宣字

彼其髮短而心甚長短上出格增雖字

四年傳賜盟於宋原刻如此磨改於作于

其使能終初刻使誤所覆勘改正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初刻在誤從覆勘改正

魯衞偪於齊初刻偪作逼後改

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宋石經同各本皆脫所字

生孟丙仲壬初刻壬作任後改

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牛入示三字改刻跨四格當

是初刻衍豎字

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岳本下於字作于

五年傳詩云有覺德行初刻云作曰後改

曰是將行行下旁注乎字

當三在旦初刻三在二字互倒覆勘改正

還射帥繫陽之師各本陽作揚按襄四年傳猶在繫

陽版本與石經同此句上文還射以繫揚之師版

本從才石經雖闕泐而揚字左旁尙存鉤挑似亦

作揚攷漢書地里志作繫陽應劭注云在繫水之

暘自當一律作暘
六年傳禁芻牧采樵各本采作採俗字當依石本
不采蓺各本蓺作藝
而則人之辟乎辟字改刻疑初刻作僻
七年傳賂以瑤罋初刻罋字從瓦改從缶
故王臣公臣字改刻疑初刻誤有
其神化爲黃熊原刻作能後加四點
則魂魄彊各本彊作強
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居字事字上俱旁註以字
八年傳哀公有癈疾各本多誤廢說見前

又數人告于道岳本于作於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校勘記云宋本淳熙本楚下有

國字石經上段缺損前行息字止次行陳字止以

字數計當有國字各本皆脫

九年傳亦其廢墜是爲原刻如此磨去土作隊各本

亦作隊

而暴蔑宗周各本蔑作滅按滅字過當襄二十年傳

暴蔑其君而去其親各本皆不作滅當依石本

十年傳魯無義義下旁注矣字

爲人子不可不愼也原刻如此磨改也下增哉字各

本亦皆有
十一年傳宿於遠氏岳本於作于
十二年傳通嗣君也享之宋石經同版本享上衍公
字
其以中傳也初刻其以二字互倒後改正
工尹路請曰原刻如此磨改去工字按工字當有各
本亦皆有
十三年傳觀從謂子干不殺弃疾干下旁注曰字各
本亦皆有按曰字不必有
十四年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各本作

宗巨校勘記云石經誤宋巨綺按僖十五年傳敗

于宗巨是晉地晉之宗巨因曲沃桓叔之庶子封

於韓有先君之廟故稱韓爲宗巨楚地不必與之

同名版本作宗安知不因僖傳而誤當依石本

收介特介字初刻作个後改

欲立著巨公之弟庚庚輿石經此句缺泐下文而善於

庚輿而納庚輿字俱從車逆庚輿於齊初刻誤餘

後改正二十三年經傳凡三見俱作庚輿岳本於

是年傳作輿於二十三年傳作輿校勘記云各本

作輿北宋刻釋文同云本亦作輿綺按今盧刻釋

文作與注云音餘本亦作與此與北宋刻本互異
玫庚輿之前有展輿亦爲莒子不應相犯況釋文
若以輿爲正無須作音似以作與爲是惜未見北
宋刻不知亦有音餘二字否耳
十五年傳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
以克商也前行路字起次行之字起每行皆九字
疑書丹時文下武下皆有王字
十六年傳楚子閶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也
與二字擠刻疑初刻脫也字
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各本亦皆如此釋文藋徒

弔反則此字當讀如掉而今人多見藋少見蘀皆
讀爲藋口耳相傳不察字體亦不察釋文何以音
徒弔反杜林合注本遂依俗讀誤刻作藋此與其
利博哉之爲溥同一不檢可笑
蓺山林也初刻蓺作藝後改
十七年傳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各本不重官字校
勘記引陳樹華云王肅注家語云孔子稱官學在
四夷似本重官字綺按杜注云傳言聖人無常師
正義云孔子稱學在四夷疾時廢學也皆專解學
字則石經實衍一官字

其四國當之之下旁注六物之占四字惠定宇云當
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御覽引亦有此四字蜀時
賈服左氏猶存葢從賈服本也按果是賈服本則
杜本不當有況未必然耶
十八年傳乃毀於而向宋石經同各本向作鄉
十九年傳罷勞死轉原刻如此後改勞罷各本同
諺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者原刻如此改作怒於室
而色於市校勘記誤以初刻爲改刻今按石本不
磨而改怒室而色市五字特小兩於字仍原刻顯
係改刊各本皆作室於怒市於色

二十年傳鴻騂魋駟乘于公各本騂作騂按釋文騂

音留當依石本校勘記誤以石經爲作騂

照臨敝邑照刻作昭此石本之誤

以亨魚肉原刻如此亨字後加四點各本皆作烹按

釋文出以亨普庚反當依原刻

取人於萑苻之澤版本皆如此石經初刻作萑符符

字從竹後改作萑蒲下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句

亦然宋石經上句模糊下句實作萑蒲惠氏補注

云唐石經初刻作萑蒲後改萑苻校勘記云石經

初刻作萑蒲後改萑苻與惠校互異俱與石本不

合而符字之從竹兩家亦俱未審惟顧亭林金石
文字記言之而校勘記反以爲非一誤又誤矣
二十一年傳而鐘音之器也鐘作鍾下今鐘槬矣同
按二字古雖通用而石經於鐘鼓字皆不作鍾此
處特因器以鍾之句相涉而誤耳
窕則不咸原刻如此後於咸旁加三點作減各本皆
作咸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版本皆如此宋石經二感字咯
可辨唐石經初刻俱作憾後俱改咸皆非
二十二年經冬十月王子猛卒石經王字起兩行皆

九字初刻王上有乙酉二字磨改去之各本無
傳敗陸渾于社十一月初刻十下衍有字磨改去之
毀其西南此句在卷末後人於南下刻子朝奔郊四
字各本皆無惠定宇云疑晁氏據蜀石經補入此
臆說也
二十三年傳必試諸人試刻作弑此石本之誤
楚未陳也初刻陳作陣後刊正
二十四年傳大誓曰初刻大作泰後改
余有亂十人初刻十誤臣磨改正之後人又於亂下
旁注臣字說見前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沉于河原刻如此磨改去沉字故此行九字各本亦皆無釋文云本或作沈於河校勘記引陳樹華云史記周本紀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古文沈作湛綺按如此則古本皆有沈字杜於本句注云禱河求福下句津人得諸河上注云珪自出水出水二字正與沈對則杜本亦有沈字

二十五年傳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赴字改刻初刻似作從

吾聞文成之世岳本同各本成作武按史記魯世家漢書五行志論衡異虛篇文選幽通賦注史通雜說上篇俱引作文成史記集解引賈逵曰文成魯文公成公也賈注即左傳原注尤爲明證若文王武王則其世已遠彼時童謠何得至此方應且亦與魯何涉或疑文成在位各十八年其間尙有宣公亦十八年以世次論當稱文宣之世或稱宣成之世何獨越去宣公錯稱文成按此不足疑也蓋童謠之興流傳四五十年不止一時傳舉首末以統之非謂宣公之世獨無此謠也作文武者謬當

依石本

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宋石經同版本甲作

申二十年傳郰甲版本亦多誤申字形相近易混

此更因下文申夜姑相涉而誤當依石本

勠力壹心岳本同各本勠作戮非

旦召六卿各本旦或誤且說見成二年

獲保首領以没各本没作歿非

二十六年傳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岳本於作于

必子彊也各本皆作子彊

請息肩於齊岳本於作于

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岳本於作于

君令臣共其字改刻初刻似作恭

二十七年傳與吳師遇于窮窮下旁注谷字

弗可失也初刻也作已後改

鈹交於匈原刻如此後改作胷按說文作匈或作𦙄

作胷者俗字當依原刻

與其弟完及佗佗字改刻初刻似作他

烏呼爲無望也夫各本烏作嗚非

平王之溫惠共儉初刻共作恭後改

二十八年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原刻如此後改鄔

作鄢下司馬彌牟爲鄔大夫亦然宋石經及各本
皆作鄔惟校勘記引宋慶元本作鄢按此字釋文
以爲當從焉正義以爲當從烏則唐初自有二本
然釋文雖有辨其字仍寫作鄔當依原刻
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初刻脫夫字磨改增
正子下後人旁注㒷字
二十九年傳懼而遷于魯縣岳本于作於
三十年經徐子章羽奔楚宋石經同而傳文則作章
禹唐石經傳文缺泐當亦作禹經傳互異疑古本
相承如此各本一律作禹非

三十一年傳旦占諸史墨宋石經岳本旦誤且各本作旦與唐刻合按此亦因夢言旦可爲旦辟左右之證

三十二年傳伯父若肆大惠初刻肆誤賜後刊正

定公

元年經隕霜殺菽初刻作叔後加卄頭

傳庚寅栽初刻裁後改從木

以爲夏車正初刻政後改正

榮駕鵞曰宋石經岳本同各本駕作駕下同按說文無駕字漢書古今人表作駕當依石本

三年傳莊公卞急而好絜宋石經絜字尚可辨版本
皆作潔按潔字古通用絜當依石本
四年傳以蕃屛周宋石經同各本蕃作藩當依石本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初刻唐誤康後改正
鏕金初宧於子期氏各本鏕作鑪按古今人表作鏕
當依石本宧初刻誤官後改正
五年傳矜無資資下旁注也字
謂陽虎子行之乎初刻虎下衍曰字磨改去之
四鬭輿罷鬭輿罷請先初刻兩輿字皆作與後改
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王上又旁注楚字

子西問高厚焉厚下旁注大小二字

報觀虎之敗也宋石經同各本敗作役按凡言役者

皆繫地不繫人今觀虎爲人名不應稱役當依石

本

六年傳將以作亂于周岳本無以字校勘記云岳本

脫按以字不必有恐岳本别有據

八年傳子姑使溷代子代刻作伐此石本之誤

撿衞侯之手及捥初刻作及腕後改

桓子乍謂林楚原刻如此後乍字加口旁各本亦皆

作咋竹汀云杜注咋暫也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

岐亦訓爲暫作暫聲相近疑經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按此說是也當依原刻

九年傳書曰得得器用也各本皆不重得字按文義不當重此因下文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兩得字相連而誤

十年傳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初刻揚作楊後改扌旁

矦犯將以郈易於齊岳本於作于

矦犯謂駟赤曰各本皆無矦字按本篇此句前後矦犯二字凡十四見不應此句獨無矦字當依石本

十四年傳而告於知氏曰氏下出𥐙增范字曰上出格增氏字

謀救范中行氏也宋石經及各本皆無也字

十五年傳次于蘧挐初刻于作於後改

哀公

元年傳宿有妃牆嬪御焉原刻作嬙後改牆各本皆作嬙釋文於昭三年以備嬪嬙作𡣾於此處作嬙云本又作廧按說文無嬙字新附有之古只用牆或變作廧當依改刻校勘記云初刻作牆後改嬙今觀碑文牆字爿旁特粗實係改刻校勘記誤也

二年傳胥迷初刻胥誤胥後改正

反易天明初刻易誤亦後改正

無入於兆岳本於作于

三年傳劉氏范氏世爲昏姻各本昏作婚當依石本

四年經盜弒蔡侯申各本弒作殺此疑石本之誤

五年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之下出格增乎字各本亦皆有按無乎字正與上二句句法相同當依原刻

六年傳江漢雎漳雎誤從目作睢校勘記云北宋刻釋文作雎家語水經注並引作沮李善注文選登樓賦云雎與沮同綺按今本釋文此年及定四年

涉雎俱從且皆音七餘反五經文字且部雎潭之
雎楚水名宋之睢水從目石經定四年傳作雎此
處獨誤作睢
六年傳受命於鮑子岳本於作于
七年傳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初刻禮誤體後改
八年傳執曹伯陽及司城彊以歸各本無陽字校勘
記云文選運命論注引有陽字當依石本
舍於庾宗岳本於作于
十一年傳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下㫄注哉字
使排有訪諸仲尼宋石經同各本諸作于當依石本

十二年傳子盍見大宰宰下缺泐有嚭字尚存其半
各本皆無嚭字此石本誤衍
十二月鄭罕達救嵒初刻脫月字磨改增正
十三年傳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初刻作不殺後改
十四年經莒子狂卒宋石經同版本狂多作狅竹汀
云字書無狅字當依石本
傳使爲臣他日與之言初刻臣他二字誤倒後刊正
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石經歸下衍帥字各本無
按有帥字則屬當如字讀今釋文屬之欲反知陸
本亦無帥字

衆知而東之原刻如此磨改東作東非
逢澤有介麋焉各本作介麇校勘記云困學紀聞及
昭十四年正義引並作麋綺按釋名麋澤𨻶宣十
二年及熒澤見六麋今有於逢澤應是澤𨻶之麋
當依石本
十五年傳事死如生禮也初刻如下有事字後刊去
各本皆無
而有背人之心而下旁注于字
十六年傳逋竄于晉以王室之故原刻如此晉下又
旁注晉字各本亦俱重晉字按晉字當重

市南有熊宜僚者熊下旁注相字
不言將亭原刻如此後人於亭下加四點作烹下則
　亨乃亨同版本皆作烹按烹古作亨當依原刻
十七年傳衛侯爲虎幄於藉圃初刻藉作籍磨改從
　卄二十五年傳衛侯爲靈臺于藉圃亦然
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平晉二字改刻初刻立上
　衍人字校勘記云初刻晉誤人非也此行九字
二十年傳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之字至越字俱
　改刻初刻脫于字故此行十一字
二十三年傳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有不二字改刻初

刻誤例

君命瑤非敢燿武也岳本同各本燿作耀非說文有

燿無耀石經瑤下又旁注瑤字

二十四年傳軍吏令繕將進繕下旁注甲字

又焉能進能字改刻校勘記云初刻似誤可今審石

本尙存一豎近邊初刻似誤用

此禮也則有有下旁注之字

二十五年傳少畜於公初刻公下有宮字後刊去各

本皆無

二十六年傳會越皐如舌庸原刻如此後改舌作后

不磨遽改細小不成字二十七年傳越子使舌庸來聘亦然各本皆作后按廣韻舌字注云又姓春秋傳越大夫舌庸又按周語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昭注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然則舌庸之先殆掌通鸞語而子孫居越以官爲氏者作舌庸爲是當依原刻

六卿三族降聽政初刻降下衍以字覆勘夫之昔成公孫於陳原刻如此覆勘加辶旁下文獻公孫於齊再在孫矣及二十七年因孫於邾亦然各本皆作孫

外不聞成之鄉初刻成誤城磨去土旁
四方以爲主初刻以誤之後改正
二十七年傳多陵人者皆不在在下旁注矣字
以厭齊師之門原刻如此後加土作壓非
敢磚之乎磚初刻作遲後磨去辶旁各本亦皆作磚
按此與上孫厭字皆古字通用版本是也
後序
將此古書初刻脫古字磨改增入

左傳札記卷第六終

石經札補遺 據嚴可均校文補

隱公十年經伐載說見前嚴云漢五行志減戴師古引此經云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隋室置載州如顏說作戴爲是而陸孔所據本並是載字兩說相衡必顏爲短說文𢦔故國在陳留从邑𢦔聲此乃本字載戴皆𢦔聲故皆得叚借用之顏氏不達古音故以爲誤綺按嚴說是也說文𢦔孫愐音作代切亦與陸氏音再同

莊公二十八年傳闞御彊米石經同各本彊作彊釋文彊其良反又居良反嚴云此彊字乃轉寫之誤

彊不得音其良葢彊或破讀作疆故又發居良一音彊有疆音疆無彊音也綺拨抱經堂釋文正作彊嚴所見或通志堂本也

僖公六年傳許男面縛石經縛作縛各本皆作縛下釋其縛仿此嚴云釋文其縛如字舊扶臥反葢陸氏所見本其縛舊破讀爲縛而面縛皆讀如字故面縛不發音也今輒改爲縛者非綺拨嚴說非也昭四年傳賴子面縛下云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正述此事而石經版本俱作縛至嚴氏引釋文其縛下注云通志堂本作其縛非今拨

抱經堂本亦作縛不知嚴氏所據何本葢縛字正音爲符钁切本入聲陸氏因其縛之縛舊破讀作去聲故云如字舊扶卧反陸氏於他處縛字皆不發音襄二十五年縛其妻昭二十六年縛一如項皆音直轉反此覿面縛字果作面縛陸氏亦當云直轉反今不發音則陸本明是縛字石經此碑本多譌體如救刻作殺葵刻作葵縛字亦同此誤不足據也

宣公三年傳及延鄭及晉平說見前嚴云說文郔鄭地然宣十一年杜解郔楚地是從邑之郔不專屬

鄭而隱元年至于廩延杜解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則鄭地之延以延津得名遍檢史傳有延津無郔津當依石本

成公十三年傳蔑死我君說見前嚴氏以原刻爲蔑我死君釋文云本或以我字在死上非綺按嚴氏說也石經原刻實作蔑我先君先字中豎尙可辨嚴氏審之不的

襄公十一年傳墜命亡氏各本隊作隊

十八年傳齊環怙恃其險齊下旁增侯字

二十三年傳坂墜而殺人各本墜作隊

二十五年傳中股反堅各本塈作隊

二十七年傳寺人御而出原刻寺作侍磨去人旁

二十八年傳使諸亡人得賊者原刻賊誤賦

二十九年傳不皇啟處各本皇作遑

將及矣將及二字居三格葢書丹時作侈將及矣覆勘去侈字釋文云本或作侈將及矣者非各本皆無

昭公二年傳敢辱郊使請辭初刻使作勞後磨改而罷三也初刻而作其後磨改

七年傳化爲黃熊嚴云盧氏釋文考證謂唐石經作

能按黃熊字傳內兩見前句在沒字處莫辨此句實是熊字不作能綺按石經原刻作能後加刻四點盧氏實據初刻而言嚴氏審之不的

十九年傳懼墜宗主各本墜作隊

二十年傳乘驅自閱門入初刻閱作閎涉上文及閎中而誤後刊正嚴以爲初刻作閎審之不的

取入於萑苻之澤說見前嚴氏審初刻是符字且云苻字苻秦所造非經典所宜用上傳澤之萑蒲或此亦當作萑蒲也

二十五年傳如此吾不可以盟初刻盟下衍矣字後

刊去

弗敢失墜各本墜作隊

哀公元年傳宿有妃嬙嬪御焉說見前嚴云牆字磨去爿旁葢欲改女字而漏刻耳績按嚴說非也牆字爿旁甚顯並未磨去

六年傳江漢睢漳說見前石經睢誤作睢而嚴云監本毛本睢誤睢反以不誤爲誤矣

十一年傳可撫殤也初刻殤誤傷後刊正

後序哀王廿三年初刻廿作卅後改

余作左傳石經札稾已畢易寫定後復得烏程嚴

四

可均所㚇唐石經校文十卷審密周備歎其先得
我心因取其左傳校文對勘互將碑本覆核一過
以補遺漏於嚴氏所未審者間爲舉正如校勘記
之例非敢訾議前人兾不失實事求是之義嚴氏
於修改增補入代言之最確嚴云石經書丹未刻
時有曠格擠格以改者蓋鄭覃校定有隨刻隨改
及磨改字迹文誼並佳者盖唐元度覆正有文誼
兩通而字迹稍拙者蓋韓泉詳定若初刻誼長而
磨改繆戾字迹又下下者乃張自牧勘定嚴氏之
說如此石刻十二經之後附刻張參五經文字三

卷唐元度九經字樣一卷石經文字碑末有署名兩行云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七月十八日紀初刻書字後改刻字人魚宗會嚴氏論之云此卌字寫刻俱下下與各經之旁增者磨改字之濫惡者不磨而遽改者補碑字之避梁諱闕筆者反覆觀之竟出一手則自牧所勘定不獨五經文字各經實皆勘定今人以旁增字指名王堯惠或謂北宋人旁添皆非也自牧稱孫不署姓蓋即張參之孫自牧於傳記無聞據此題名當是僖宗時爲博士而後入朱梁者觀五經文字改刻

處點畫紕繆百無一是妄稱勘定實類病狂至晉經勘定亦紕繆相等葢唐末人學識如是余嘗疑舊唐書謂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以爲蕪累不肎窺之所謂名儒不知何許人乃今得之葢唐末名儒不必陸孔之徒如自牧輩卽名儒矣彼時荒經已甚石經立後求一肎窺之者而不得自牧肎窺之且惜其蕪累而勘定之而其勘定竟如是也唐末名儒大略可覩矣夫蕪累者猶顧氏所謂繆戾名儒習氣古今一軌斯文未喪來者難誣余作校文詎得已也嚴氏鄙薄唐末遂以亭林之一端偶

誤與自牧等倫未免過當而其指旁增磨改補碑
俱出自牧手實爲確論故備錄其辭以定從來未
定之案亂經之賊未有主名漏網九百年一旦究
得足快人心葢自牧改補字迹惡劣有五經文字
末之署名可對筆迹文誼舛繆亦與所勘五經文
字臭味相同則署名卽其供狀矣至嚴氏斷其始
爲唐博士而後入朱梁亦確當朱梁極亂之世叀
有何人肎竄石經惟自牧既曾於唐末勘定五經
文字其人必毅然以正經籍自任適梁時移碑入
城石有亡失則補碑之書非其人莫屬既立補碑

因得乘便以磨改諸經增注繆字其磨改增注何以決其在補碑時而不在勘定五經文字時蓋自牧以五經文字爲乃祖之書妄稱有家本可據故敢輒改序例中張參名皆改作叅祖之名且不識何論家本至於石經則文宗御定自牧雖妄究未敢公然肆筆幸值朱梁易代無所顧忌得以遂其平生之願情迹顯然不難懸決然此猶非實證也請更以兩事證之補碑於梁諱成城信字皆闕筆而於唐諱虎民等字亦仍闕筆此先仕唐而後入梁之確證也左傳每碑皆有磨改增注字而補碑獨無蓋自牧以唐碑蕪累

而已之所補絕無蕪累也此又補碑與增改出自
牧一手之確證也若以增改爲出北宋或明人手
何以於補碑獨不靡改增注乎得此數證嚴氏之
說誣無可疑嗟乎石經之立爲有唐不刊大典而
一厄於張自牧再厄於嘉靖地震其厄而倘存者
不愈當彰明而保守之哉余壐竊有感焉嚴氏言
唐末荒經已甚故莫肎窺石經自牧遂起而淆之
唐自貞觀中命儒臣撰諸經義疏經學昌明遠邁
六代文宗當唐之叔世猶能立石刊經垂範後世
其表章聖學不可謂不至矣然其一代取士之制

專重帖括詩賦故沿及末流詞人間有而實學絕
無如自牧者詞章既非所長反假治經之名以藏
其拙是與非究無人能知因得竊其私臆汨亂羣
經此雖風會使然而亦由開國立法不善荒經之
弊實有自來則一朝定制不可不慎之於先也嚴
氏又言斯文未喪來者難誣校文之作固非得已
嚴君之自任可謂重矣夫儒生著述必能有功斯
文有益來者使其所作爲天下不可少之書乃爲
立言不朽然斯文之有功與否在我猶可自知來
者之能受益與否在我不能預必眞賞難期俗情

邈陋故古今來有無謚之書而流傳永久者亦有有謚之書而湮沒弗彰者石經之立尙爲名儒所不肎窺而名儒習氣古今一軌嚴君固已明言之則余與嚴君之作其能料來者之肎窺不肎窺乎咸豐六年丙辰夏四月鈍硯居士錢綺自跋距嚴書之成歲在丁巳余以是歲生適甲子一周上距立石經之開成二年丁巳則甲子十七周矣

婿金厚坐校字